

雲齋廣錄
鴛渚誌餘雪窗談異

〔宋〕李獻民撰

〔明〕無名氏撰



古小說叢刊

雲齋廣錄

〔宋〕李獻民撰

鴛渚誌餘雪窗談異

〔明〕無名氏撰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顧 青

2622/07

古 小 說 叢 刊

雲 齋 廣 錄

〔宋〕李獻民撰 程毅中 程有慶點校

驚 渚 誌 餘 雪 窗 談 異

〔明〕無名氏撰 于文藻點校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1/32·5³/4印張·99千字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冊 定價：8.50元

ISBN 7—101—01409—7/I·221

前言

《雲齋廣錄》是一部宋代小說的選集。編者李獻民，字彥文（《詩話總龜》引用書目作元文），廬延（今屬河南延津）人。本書自序作于北宋政和辛卯（一一二一），生平不詳。《雲齋廣錄》，《郡齋讀書志》小說類著錄，十卷，晁公武說：「皇朝政和中李獻民撰。分九門，記一時奇麗雜事，鄙陋無所稽考之言爲多。」現存傳本只有九卷，分六門。《宋史·藝文志》著錄有李獻民《雲齋新說》十卷，可能就是本書。但《宋朝事實類苑》卷四十四引自《雲齋新說》的《僧惠圓》條，却不見于今本，似乎是另一部書，也可能是十卷本與九卷本的書名、篇目有所不同。《類說》卷十八收有《雲齋廣錄》十六條，都是節要，但《蘇小歌蝶戀花》條又比本書多出一段，也很值得研究。《邵氏聞見後錄》卷三十引本書的李達道故事又稱作《雲齋小書》。可見此書在宋代曾有好幾種不同的書名和版本。

《雲齋廣錄》分「士林清話」、「詩話錄」、「靈怪新說」、「麗情新說」、「奇異新說」、「神仙新說」六門。前兩門是逸事小說之類，多見于其他筆記。如第一條《陳文惠公》記陳母教訓兒子陳堯咨事，亦見于《涇水燕談錄》卷九，也就是元人雜劇《陳母教子》的本事。詩話錄所載宋人詩歌，往往有佚篇

殘句可輯，阮閱的《詩話總龜》亦常引及。後四門都是非常罕見的傳奇小說，用「靈怪新說」、「神仙新說」等名目分類，似與宋代說話人用靈怪、神仙等分門的家數有相同之處。書中所選小說都比較新奇可喜，如李獻民自序所說：「故嘗接士大夫緒餘之論，得清新奇異之事頗多。今編而成集，用廣其傳。」編者很注意藝術標準，特別重視詩筆。所取作品有如唐人沈既濟所描寫的「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任氏傳》）。如《西蜀異遇》記李達道與狐女宋媛相愛，極寫兩人一往情深，可以不顧生死利害，插綴的詩歌又富有情致，悽婉動人。宋人話本也有一篇《李達道》（見羅燁《醉翁談錄》）。邵博在《邵氏聞見後錄》中引程致仲說其事不妄，還有失載的歌曲。《四和香》也是一篇流傳甚廣的故事，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一稱引的北本小說有《四和香》，當為同一題材。故事離奇曲折，引人人勝。結尾時曲終人杳，餘意不盡，如評語所說：「人耶、鬼耶、仙耶，此不可得而知也。」在傳奇小說中別具一格，頗見匠心。《王魁歌》并引是繼當時盛傳的《王魁傳》而作的，引言中說明：「賢良夏噩嘗傳其事，余故作歌以傷悼之云爾。」是關於《王魁傳》為夏噩所作的最早記載。歌行也敘事詳贍富麗，可以看作在元和體與梅村體之間的新體詩。《錢塘異夢》是又一篇宋代盛傳的故事，亦見于張耒文集的《書司馬樞事》和何遜《春渚紀聞》卷七的《司馬才仲遇蘇小》；《醉翁談錄》所載小說家話本也有《錢塘佳夢》，現存《錢塘夢》小說附載于明刻本《西廂記》。明人曾以《春渚紀聞》的記事託名為王宇《司馬才仲傳》，實在遠不如本書所載的文字詳悉。元人白樸有《蘇小小月夜錢

塘夢、雜劇，清人沈沐有芳情院傳奇，都敷演此故事。四庫全書本類說引雲齋廣錄較本書又多出司馬械賦詩一節。第九卷盈盈傳作者自叙與吳女盈盈相愛，盈盈死後成仙，又在泰山仙洞中相會，情節撲朔迷離，附載詩歌也很華美。這篇小說並非李獻民自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指出文中紀年與李獻民作序的「時代不相及」，所謂余者乃別一人，而佚其名，非獻民自稱也。但不知道它原來出自王山的筆匯錄，洪邁的夷堅三志亦曾采入，並有明確記載。這篇作品是本書中唯一有作者姓名可考的。其餘各篇的作者都無記載，有待深考。

雲齋廣錄所收的宋人傳奇小說，大多情節詭異曲折，文字華艷清新，特別注重文采和意想，較之唐人傳奇又有新的變化，其藝術構思之巧妙，有些地方已相當接近于聊齋志異的水平。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小說選本。四庫全書總目指責它「文既冗沓，語尤猥褻」，因而不加收錄，只把它列入存目，未免出于封建道學家的偏見。正由于此，本書幾致失傳。

雲齋廣錄傳世有一個金刻本。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曾認為是北宋孤本。此書現藏台灣，無從得見。通行的有一個中央書店的排印本，其底本據說是周越然所藏的影宋鈔本，也不知下落。書中的錯字，排印時曾經「隨手是正」，但還遺留有不少舛誤。現在即以排印本作底本，只能用類說、詩話總龜及夷堅志等書作了一些他校的工作，顯著的刻訛或誤植則逕改了，希望以後能見到金刻本或影宋鈔本時再作詳細的覆校。又據宋朝事實類苑輯補了一篇佚文。本

書由程有慶進行了初校和標點，我又覆校了一次。疏誤在所不免，至希讀者指正。

程毅中

一九八九年九月

雲齋廣錄序

夫小說之行世也多矣。國朝楊文公以《談苑》行，歐陽文忠公亦以《歸田錄》行。其次則存中之《筆談》，師聃之《雜紀》，類皆撫一時之事，書之簡冊，用傳于世。此亦古人多愛不忍之義也。其論次有紀，辭事相稱，品章不紊。非良史之才，曷以臻此哉！如僕者，寡學陋儒，誠不敢議其髣髴。然嘗觀《唐史·藝文志》，至有《甘澤謠》、《松窗錄》、《雲溪友議》、《戎幕閑談》之類，叙述遺事，亦見採於當時。僕雖不揆，庶可跂而及也。故嘗接士大夫緒餘之論，得清新奇異之事頗多。今編而成集，用廣其傳，以資談讌。覽者無誚焉。政和辛卯五月八日，康延李獻民彥文序。

雲齋廣錄目錄

卷一

士林清話

陳文惠公	一
王內翰	二
趙密學	二
呂許公	二
晏獻公	三
龐丞相	三
陳恭公	三
范文正公	四
王平甫	四
郭延卿	五

卷二

詩話錄

張俞	六
石曼卿	六
王荊公	八
陳惠公	八
李學士	九
馮參政	九
唐御史	九
呂狀元	一〇
曹封州	一〇
蘇內翰	一一

宋尚書.....二

王元澤.....三

鄭穀夫.....三

洪浩.....三

周式.....三

楊軒.....三

白昊.....四

卷三

詩話錄

錢待制.....五

李元膺.....五

杜默.....六

寒亭.....六

侯穆.....六

梅聖俞.....七

程需.....八

臧謀.....八

楊萬舉.....八

方子通.....九

僧仲殊.....九

道士姚太虛.....十

高氏.....十

卷四

靈怪新說

嘉林居士.....二

甘陵異事.....三

卷五

麗情新說上

西蜀異遇……………二五

丁生佳夢……………三二

卷六

麗情新說下

四和香……………三五

雙桃記……………三八

王魁歌并引……………四一

卷七

奇異新說

錢塘異夢……………四四

玉尺記……………四六

無鬼論……………四八

豐山廟……………五三

卷八

神仙新說

華陽仙姻上……………五五

華陽仙姻下……………五九

居士遇仙……………六三

卷九

盈盈傳……………六六

寄盈盈歌……………七一

補遺

僧惠圓……………七五

附錄

……………七六

雲齋廣錄卷一

虞延李獻民彥文撰

士林清話

陳文惠公

陳文惠公堯佐，閬州人，諫議大夫省華之子也。與其兄堯叟，俱位至宰相。初，諫議退居於家，惠公兄弟皆在侍下。有賓客，則衣金紫立於左右，天下以爲榮。惠公弟堯咨，尤精弧矢，天下謂神射。自號小由基。祥符中，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邑，必有異政。汝典名藩，有何異效？」堯咨曰：「荊州路當衝要，郊勞宴餞，殆無虛日。然稍精弓矢，衆無不服。」馮氏曰：「汝父以忠孝裨補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一」『效』類說卷十八作「政」。

王內翰

內翰王禹偁，性剛簡傲物。嘗對僚屬曰：「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當時盛傳此語。未幾，公坐罪，貶爲解州團練使，意甚不樂。一日，從太守赴生辰行香，見一人衣紫袍，貌甚端麗，舉止可觀，秉笏而立於佛殿之側。公意謂官資崇重，未敢遽處其上。因問其官品，其人斂板曰：「某卽可知也。」公不論其言，而詰其何謂「可知」。其人曰：「舍人嘗言『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爲奉職，卽是『可知』也。」公爲之憮然。聞者莫不發笑。

趙密學

趙密學諱高，字公才。元祐初，出帥延安。後歲餘，公忽染疾，數月方愈。復起視事。一日至辰巳間，乃謂一廳吏曰：「汝俟午時，速當來報。」頃之，吏報曰：「時已午矣。」遂命左右取公裳服之。乃秉笏正身，端坐於府，若有所待。復謂其吏曰：「汝出望北方，有紫雲至，亦當來報。」吏出望數四，未有所覩。公令再望之，果有紫雲自北而來，將臨公署。吏乃急報曰：「雲已至矣。」公乃離坐，卽薨於室。蓋朝廷股肱之臣，山嶽降靈而生。則其逝也，烏得無異焉？

呂許公

馬尚書亮以員外郎直史館使淮南時，呂許公夷簡尚爲布衣，方侍父罷江外縣令，亦在淮南。上書求見，尚書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許公果爲宰相。

晏獻公

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己席上，見晏獻公殊。晏公，虛己壻也，時方爲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奉禮他日極貴。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爲相也。」晏公後果至宰執。

龐丞相

夏英公竦守黃州日，龐寺丞籍爲司理參軍。英公常曰：「龐司理貴人也，異日遠過於我。」既而英公止爲使相，龐至真宰。

陳恭公

馬尚書亮知江寧府。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尚書一見，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數子出拜之。曰：「他日盡在陶鑄之下。」恭公始不敢當，既而果兩爲元輔。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少時極貧悴。依睦陽宋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至。告曰：「吾平生得煉水銀法，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授子。」即以其方與所煉成白銀一斤餘，封識內文正懷中。文正方欲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呼而告之曰：「汝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取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一」《類說》授「上有方」字。

王平甫

王平甫以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技甚衆，題其宮曰「靈芝」。邀平甫者，欲與之俱往。有美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矣，且令復回，他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鳴鐘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爲詩以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疾卒。其家哭訴之曰：「君嘗夢遊靈芝宮，其信乎？當以兆告我。」是夕暮莫，若有聲音接

於人者。其家復哭，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官其果然乎。」卜之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宮殿中有題曰「樂天之院」，樂天自寫詩，以誌其事。與此夢實相似。蓋二人皆天才秀逸，則精神所寓，必有異者。又二年，太常丞曹阜夢與平甫會，因弔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處如何？」但見平甫笑而不止。傍一人謂曰：「平甫已列仙宮矣，其樂非處世之比也。」阜方喜而寤。然則靈芝之夢，果然無疑矣。

郭延卿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文雅樂善，出於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守推官歐陽脩，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少與張文定、呂文簡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間。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不樂仕宦，隱於洛城外，葺園亭莖花竹以居。足跡未始及城市。至是，年餘八十。一日，文僖公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餘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姓氏。洛下土族多，延卿未嘗出謁，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皆疎爽闡明，語言可聽。延卿曰：「某之所居，固罕有到者。而前後接人，亦無若數君。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於是以陶罇侑菓蔬而進。文僖愛其野逸，遂同酌久之。日向晚，有吏

報申牌，而府史牙兵，列於庭下。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遽指告曰：「迺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意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無忤，又引數盃。延卿之禮數及杯盤，皆無加，似前談笑自若。日暮，文僖辭歸。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翌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張 俞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天子，由是朝廷知其名。然不喜仕宦，常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樞密使田況守成都日，與詩曰：「深慚蜀太守，不及採芝人。」又謂僚佐曰：「斯人用之，便可作正言司諫。不用之，則巖谷之病叟耳。」有文三十卷，行於世。

石曼卿

石延年，字曼卿。康定三年，以殿中丞卒于京師。曼卿歌詩筆札，皆極其妙。時參政范文正公嘗以文祭之，其辭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哀。曼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實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忘機，天地一醉，萬物